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撫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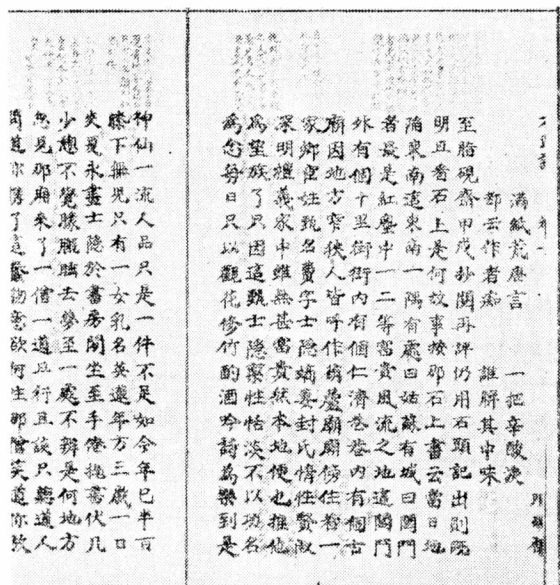
陳仲篁

《石頭記》是《紅樓夢》的初名，是我國文學遺產中一部偉大的傑作。它的作者曹雪芹，名霑，字夢阮。雪芹、芹圃、芹溪都是他的別號。他的先世原是漢族人，但很早就歸了清朝，隸屬滿洲正白旗內務府籍。他的家庭，從他的曾祖曹璽，直到他的父輩，祖孫三代，先後四個人，相繼襲任內務府江寧織造，將近六十年之久，成為富貴豪華、顯赫一時的大族。其祖曹寅又是當時有名的藏書家，著名的《全唐詩》就是由曹寅主持校勘印行的。曹寅有《棟亭詩鈔》、《居常飲饌錄》等著作傳世，故曹家也稱得是“詩禮之家”。當清雍正五、六年（公曆1727年）頃，雪芹之父因亏空公款被削官、抄家，家道由是衰落，不久即遷回北京，雪芹這時只有十幾歲。關於雪芹此後的生平經歷，文獻不足，難考其詳。從雪芹的朋友某些著述中，但知他工詩、善畫，健談、豪飲，狷傲。他住在北京西郊，居處是“環堵蓬蒿”，生活是“舉家食粥酒常賒”。看來他的處境相當窘困，大約就在此時他從事於《紅樓夢》的創作。據今存乾隆十九年（公曆1754年）傳鈔本《石頭記》中，有過錄當雪芹逝世後若干年評閱時的一條眉批說：

“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圖一）

這是關於雪芹卒年的記載。（一說逝於癸未除夕。）按壬午年是乾隆二十七年，當公曆1762年。壬午年除夕日，則為1763年2月12日。今年恰是雪芹逝世200周年，談一談他給我們留下的這部偉大著作《紅樓夢》早期傳鈔本的一些版本問題，用志紀念之意。

《紅樓夢》印本流傳，始於程偉元。程偉元自己說最初只得曹雪芹寫的八十卷（回）本，並謂當時“原目一百二十卷”，後經程氏竭力搜羅，獲得全稿，但很紛亂。因同友人高鶚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百二十回，遂用木活字排版印行。程氏印本有二次，第一次是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公曆1791年），時距曹雪芹逝世之年已將三十年。但《紅樓夢》在雪芹生時，已在朋友間傳閱着鈔本，並提出評論和



圖一 “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原文及“壬午除夕雪芹逝世”的眉批

建議。至雪芹死後，到程氏印行之前，在這一段時間內的流傳情況，據程氏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公曆1792年）第二次印本高鶚撰寫的“引言”說：

“是書前八十回，藏書家錄錄傳閱，凡三十年矣。”

程偉元作的序也說：

“好事者每傳鈔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

程、高二人的記述，說明《紅樓夢》這部小說，在1791年以前，社會上是以八十回本傳鈔流行着的。

這八十回本《紅樓夢》的原本是什麼樣子？現在還沒有發現。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僅有乾隆間几部以《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為名的傳鈔本。它傳鈔的年代是：

1. 乾隆甲戌年本。本書書端題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在第一回第八頁明白寫出“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圖一）。按甲戌年乃乾隆十九年，即公曆

1754年，故我国学术界通常把这个本子叫做“甲戌本”。

此本残存第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回，共十六回，此书原为清末藏书家刘銓福旧藏，有同治二年（公历1863年）和七年（公历1868年）跋。后辗转为胡适所得。本文以下所引是据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复制本。

2. 乾隆己卯年本。此本封面题曰：《石头记》，第二册封面书名下注云：“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三册书名下复注云：“己卯冬月定本”（图二）。每回卷端仍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按己卯年为乾隆二十四年，即公历1759年。我国学术界通常把这个本子叫做“己卯本”。

此本残存第一至二十、三十一至四十、六十一至七十回，共四十回，（第一回缺开始三页半）。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系原据另本鈔配。此书为董康旧藏，后归陶洙，解放后归北京图书馆。此书经陶洙先后于丁亥年（公历1947年）、己丑年（公历1949年）据“甲戌”和“庚辰”两本，分别用朱、蓝两色笔校过，有校记二则。

3. 乾隆庚辰年本。此本封面题曰《石头记》，下注“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五、七、八等册书名下复注“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图三）。每回卷端亦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按“庚辰”为乾隆二十五年即公历1760年。我国学术界通常把这个本子叫做“庚辰本”。

此书亦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原为徐郿旧藏，后归燕

京大学图书馆，解放后燕大与北大合并仍名北京大学，两校的图书馆亦随之合流仍称北大图书馆。在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以影印，其原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依“己卯本”补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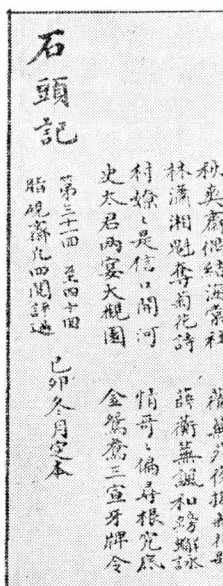
4. 乾隆甲辰年本。此本书端题曰《红楼梦》，首有梦觉主人序，序末署“甲辰岁菊月中浣”（图四）。按“甲辰”为乾隆四十九年（公历1784年），上距曹雪芹逝世之壬午年已有二十一年，下距程伟元初次摆印之辛亥年早七年。此本正文内有双行批注，确是出自“脂本”，但经“梦觉主人”删节过。我国学术界通常把这个本子叫做“甲辰本”。

此本在《红楼梦》八十回传鈔本中，是较为完整的一种版本，是解放后在山西发现，今藏北京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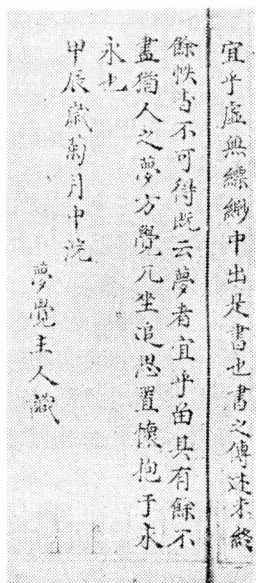
5. 有正戚本。这是民国元年（公历1912年）上海有正书局根据乾隆间戚蓼生藏的精鈔本石印的，依原书封面题曰《国初鈔本原本红楼梦》，中缝仍题曰《石头记》。全书八十回，首有戚蓼生序，未署年月。但它的回目、内容和批注，与上述各本虽有某些差异，但基本相同，我国学术界因把它列入脂砚斋评本系统之内，称为“有正戚本”或简称“戚本”。在1920年，有正书局复据此本加以剪裁，重新誊录上石出版，字体较前者缩小了，我国学术界为研究引用的便利，对此两本应有所区别，因把前者称“戚大字本”，后者称“戚小字本”。

此书的原本于1927年毁于火，致原书何状已不得知，虽经有正书局石印流通，现在亦颇难得，本文以下所引，以“戚大字本”为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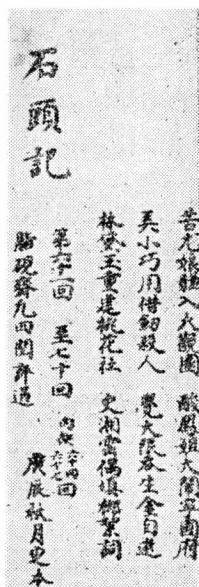
上举这五种传鈔本《石头记》，我国学术界统称为“脂砚斋评本”（当然属于“脂评”的不止此数，其他本文即从略）。脂砚斋是何许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能帮助我们搞清楚他的姓名。仅从本书正文和某些批语，略可推知他和曹雪芹的关系，如



图二 “己卯本石头记”封面



图四 “甲辰本红楼梦”梦觉主人序之后尾



图三 “庚辰本石头记”封面

“甲戌本”第一回中說，此書初名《石頭記》，經過幾次易名，“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這說明他可以最後決定這部小說的題名。又如在第十三回里的批語，他自稱“老朽”當然比雪芹年齡大，或竟是個老头子。他還說曹雪芹在這書原有一段“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故事，是尊重他的意見給刪掉了。他還幫助雪芹劃分章回，“對清”文稿。又如在“甲戌本”第一回第八頁一條署年“甲午八月”的眉批說：

“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按原文作“本”字，依文意應作“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于此不僅可見脂硯與雪芹的親密關係，而且可知他在雪芹死後十二年仍然活着。

所謂“脂評”，是不是這五種本子上的評語，都是出自脂硯齋一人之手呢？現在就談一談這個問題。

關於這五種本子上的批語，包括回前總評、回后總批、眉批、正文內的双行批注、兩行間的夾注等等，自一字褒貶，以至長篇大論，去其重複，總計約在兩千五百條以上。在这么多的批語中，實際上以“脂硯”署名的不過數十條。此外有署“松齋、梅溪、畸笏、鑑堂、綺園、玉簫坡”等名的，合起來也不滿百條。其餘的那么多的批語，若從它的觀點、立意、用字、語調來推比，同脂硯相類似的批語，實不在少數。總之，到目前為止，脂評《石頭記》的原本還沒有被發現，這些本子經一再輾轉傳鈔，已發現有不少處把兩人對立的批語合而為一，還有一些地方把批語混入正文，還有幾處明白批說原文被鈔書人遺漏，又如還有不少的批語提出向“諸公”的問話。根據這些理由可以假想對此書提出批語的或不止上舉的幾個人。從批語的口氣來看，批書人蓋系雪芹的故舊，他們傳閱了稿本，為表明意見便于商討，不能不署名。如有一條眉批明白寫出：“松齋云……”，這說明雖是聽取來的意見也写出了他的姓名。某些批語所以不見署名之故，可能是在傳鈔時，被鈔書人遺漏，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意中之事。

又如在“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前有一條批語云：

“有客題《紅樓夢》一律，失其姓氏，惟見其詩意駭警……惜乎失石矣。”

其詩中有句云：

“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

這條批語更有力的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資料，即1. 脂硯齋評本《石頭記》在曹雪芹生前即已流傳于社會，并相當知名；2. 因脂硯齋的批評，引起傳閱人的興趣，遂也写下了感懷或批語。3. 這几种傳鈔本上所附的批語，是從底本和其他本子几經傳鈔、過錄而來，其中也包括着雪芹朋友以外的人的意見。因此，這兩千多條批語，表現為見仁見智，互有短長，却給我們今天研究這部名著，留下了珍貴的資料，當然也有糟粕。這些資料錄存在脂硯齋不同時期批閱的《石頭記》上，難于辨別誰屬，我國學術界遂統稱之為“脂評”或“脂批”，對這類的本子統稱做“脂本”，以區別其他印本和鈔本。

所謂脂硯齋評閱《石頭記》的不同時期，具體是哪些年分？下面就試談一下這個問題。

如上節所舉署年“甲午八月”的眉批為例，這條確出脂硯之手。按“甲午”為乾隆三十九年，即公曆1774年，上距壬午年，亦即雪芹卒後已十二年。在所謂“庚辰”（公曆1760年）定本後十四年。這就是說“甲戌本”在現知的几种傳鈔脂本中，年分雖早，從其評語來看，傳鈔時間則最晚。又如“甲戌本”第一回有一條夾批署年“丁亥夏”。按“丁亥”為乾隆三十二年，即公曆1767年，在雪芹卒後五年，在“庚辰”定本後七年。又“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前有一條題云：“乾隆二十一年（公曆1756年）五月初七日對清”此外還有署“己卯”（1759年）和“壬午”（1762年）等年的眉批若干條，這些年分又均在曹雪芹的生前。就上舉所署各年分參照各本封面所標的年分綜合起來，已知的脂硯齋評閱《石頭記》的先后年次為：

1. 某某年初閱評
2. 甲戌，乾隆十九年（公曆1754年）再閱評
3. 丙子，乾隆二十一年（公曆1756年），假定三閱評。對清。
4. 己卯，乾隆二十四年（公曆1759年）四閱評。定本。
5. 庚辰，乾隆二十五年（公曆1760年）應為五閱評，“庚辰本”題作“四閱評”，蓋沿“己卯”四閱評之舊。定本。
6. 壬午，乾隆二十七年（公曆1762年）假定六閱評。
7. 丁亥，乾隆三十二年（公曆1767年）

假定七閱評。

8. 甲午，乾隆三十九年（公历1774年）

假定八閱評。

上面列举的资料，可以使我們知道1. 各本所題某年某次評閱定本，表里并不完全一致。2. 年次这样紛杂可证所謂“脍炙人口”，“不脛而走”并非虛話。3. 《石头記》不仅在曹雪芹生前，即在曹雪芹死后至少二十年中，前后凡历二十余年之久，雪芹的故旧如脂硯齋这些人物，一直没有停止对这部偉大的著作的評閱。

上举的资料，也使我們知道現在已知的这五种本，不像是底本，也不像是定本。然則它們之間的关系怎样？这問題談起来相当复杂，仍有待于学术界深入研究。下面所談，只不过是笔者一得的管見。

“甲戌本”仅殘存十六回，且虽有署年“甲午”的批語，就是說“甲午”距“甲戌”相隔已二十年，但它保存下来，或者說接近这部偉大著作底本的楷模，似無疑問。显著的例子，如“甲戌本”开始有“凡例”五則及詩一首，都低二格写，然后是回目和正文。細讀这“凡例”好像是一篇解題，也似全书写作計劃。其中有一句点明第一回回目“風尘怀閨秀”句說“乃是第一回題綱正义也”。故自第二回以后某些回的回首也有这类文字，也用詩結束这段文字，（有的有詩，有的无詩而空題“詩曰”二字。）都低一格写。当与“凡例”是同一立意。又“凡例”自第一則“《紅樓夢》旨意……”至第四則，凡414字，以及“凡例”結尾的詩，其他“脂本”都缺略。又“凡例”第五則“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一段，其他“脂本”都作正文的开始，不但不低格写，并有相当的刪改。庚辰本又溢增一則凡二十五字，疑此是四閱評后所改动。又如“甲戌本”第一回第四頁下第一行自“丰神迥別”句下，至第五頁上第末行尾“大展幻术，将”字处，較其他“脂本”多出401字。这些回前“凡例”之类的文字，應該是雪芹自己的文笔，后經傳鈔而混入了別人的批語（如第十四回极明显）。其低一格写，并用詩來結，每一回末用联句結尾，似乎也是雪芹底本的原样。

至于为其他“脂本”所无的那两段文字共八百多字，我认为不能看成是被刪。例如“丰神迥別”那一段，明說僧道二人来到峰下，坐在石边高談快論，引起石头的凡心，乞求帶入紅尘享受享受，那

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鮮明瑩洁的美玉，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这样描写，是合乎这段故事的发展。“己卯本”缺此頁，姑不談。“庚辰本”在此处却是这样简单的写着：

“丰神迥異，来至石下，席地而坐，长談，見一块鮮明瑩洁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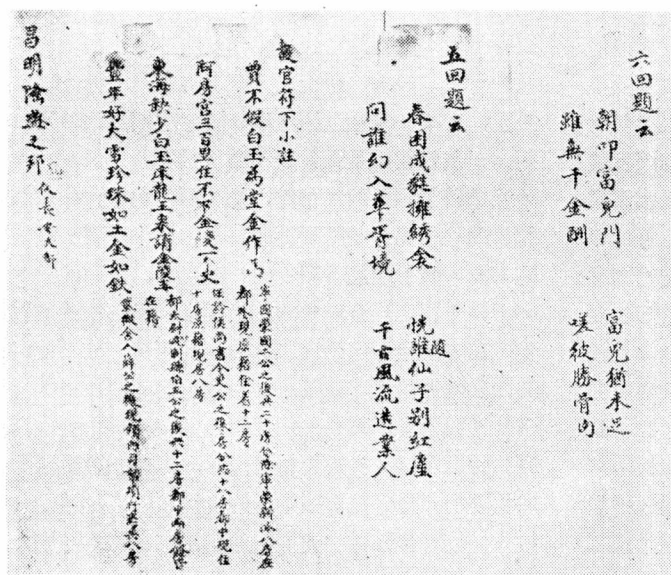
讀到这里，它給我們的印象，仿佛若不是这块石头自己会伸会縮，那就是另有第三者在演幻术給那僧道看。从而这块石头的变化，就与僧道无关了。其次，不見这块石头向僧道乞求，那僧道凭着什么硬在这块石头上“鐫上数字”，把它携到“昌明隆盛之邦、詩礼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乡去安身乐业”？这样描写同《石头記》故事大相逕背，絕不是曹雪芹的原来“旨意”。那末，有誰竟敢这样大胆刪削呢？我认为这不是誰在有意識的刪削。試从“甲戌本”的行格来檢查，从“別”字到“一块大石头”的“一”字处，恰恰是一正頁，这很可能是被鈔书人疏漏遺鈔，經另一人发现此处“不通”，又找不着原本校正，遂以己意添上“来至石下……”等几个字弥补其縫隙。此后一再以訛傳訛的因襲鈔录，遂形成現存傳鈔“庚辰本”的这个样子。此后的“甲辰本”、“戚本”均相承未改。到程偉元校印时所据的本子，对此处又略加潤色，并在此段之前，“灵性已通”句下，增入“自来自去，可大可小”八个字①，給石头填补上了缺陷。与此同一道理，也可以推想出前一条“甲戌本”較其他“脂本”所多出的那另一段414字，同样是被鈔书人所遺漏的，按行格計算，正好是一頁半。

“己卯本”与“庚辰本”同題“四閱評过”，都是原缺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同是每半頁十行，可以設想这两个本子可能是同出一源。不过“庚辰本”每行三十字，全书八十回，从始至終，对行、字遵守得很严格。“己卯本”則不然，每行的字数极不一致，有的在同一頁上，竟从每行三十字到三十七字不等。当然，不是一人所鈔，这也难怪。但从某些錯誤字上来看，非特“己卯本”与“庚辰本”相同，有的在“甲戌”、“甲辰”、“戚本”上也可看出它們同源共誤的痕迹。如第二回賈雨村向冷子兴讲述黛玉在讀書时避其母諱的對話中，“甲戌本”作：“讀凡书中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这前半句不通順。“己卯本”

作“讀書凡有敏字……”。“庚辰本”和“有正戚本”都作“讀至凡書中有敏字……”。“甲辰本”作“讀書凡敏字……”。這句話在五種本子裡却是四個樣子，其中“庚辰本”和“有正戚本”的這句話是一致的，可能出自一本，其他三種是另一底本，其原始則是同出一個祖本，而這祖本也不見得是原本，故這句話是不完正的，遂致傳鈔下來也就各不相同。

再舉一例，如第十六回，王熙鳳向賈璉述說薛蟠娶香菱作妾的事，“甲戌本”作薛姨媽“故此擺酒請客的廢事，明堂正道的與他作了妾。”“己卯本”把“作了妾”三字改成“作親”二字。“庚辰本”這句話原同“己卯本”一樣，但不知是誰把其中的“廢、堂、道”三字改為“費、光、大”三字，“有正戚本”同“庚辰本”只改正了“費”字。獨“甲辰本”與“甲戌本”同作“作了妾”，其中“廢”字作“費”，可證“甲戌本”是筆誤，這也說明底本的複雜性②。

“己卯本”里夾着四張箋條（圖五），原是用以補充本書批注之不足，很值得我們注意。



圖五 “己卯本石頭記”中的四張箋條合影

第一張箋條是補第一回“昌明隆聖之邦”的旁注；“伏長安大都”這句旁注首見“甲戌本”，“甲辰本”同，“有正戚本”略去“大都”二字，“己卯本”缺這頁，“庚辰本”無此注，但從此箋條可推知“己卯本”亦必無注。這張箋條無疑是藏家從另一個有注的本子鈔錄下來的。

第二張箋條是第四回“護官符”的注。這注在

“甲戌本”里是行間旁注的。“己卯本”“庚辰本”都缺。“甲辰本”“有正戚本”文同“甲戌本”，但改作文內的雙行注。

但“有正戚本”在“護官符”的上一段正文“口碑”下又有雙行注六十一字，此段注除“甲戌本”在同一位置處作了七個字的行間旁注外，其他三本全缺。戚本在此段“口碑”之注有一條眉批說：

“‘口碑’之下小注，是門子所抄‘護官符’原有之注解，非批語也，今本全行刪去，謬極”。

果真是這樣，然則戚蓼生所據的底本，似乎較勝其他各本了。

第三張箋條是第五回的回前詩。這首詩為其他各“脂本”所無，獨見於“有正戚本”。戚本眉批說這詩是今本所無。

第四張箋條是第六回的回前詩。此詩見於“甲戌本”，並在詩前有一段“楔子”。“有正戚本”有詩無“楔子”。其他三本全缺。

“己卯本”，除了這四張箋條，並對第十七、十八回的分回，第十九回的回目，提供了資料，此外它還補足了原缺的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在第六十七回末有一條題記說：

“《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間抄本，武裕庵補抄”。

這個乾隆抄本不明其全部狀況如何，但就這兩回與“有正戚本”相校，不談其錯別字，看它在故事細節的描寫上，互有詳簡。但在內容的結構上，在敘述的筆法上，在對話方面，如老北京的口語，與文言相兼的運用上，武氏補本較“戚本”熟練，卻又同其他三本原有的各回，不甚協調。

在本文所談這五個“脂評”本中，“己卯本”和“戚本”所存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的情況，大致已如上述。“甲辰

本”內也存有這兩回，初步粗校一過，與武氏補本在個別字句上雖有小異，情節無顯著區別，同程偉元辛亥印本大体一致，這可以說明“己卯本”中的武氏補本。“甲戌本”、程氏辛亥印本，似是同一系統，經過不同的潤色，“戚本”似是另一個版本。

上面列举的一些資料，從全部八十回書來說，僅僅是一鱗半爪，不夠充實。（下轉 47 頁）

朝歙县虬村諸黃如黃德時、黃應光、黃一楷、黃一彬等著名木刻家雕制的插圖書，直到清初徽派殿軍鮑承助父子的木刻畫，他都有獨特的藏品。稍后又广收宗教畫。他藏的宋版《陀羅尼經》、元版《磧沙藏》的扉畫，以及明初北京出版的帶有圖象的佛教宣傳小冊子，綫條剛柔兼施，刀法明快流利，代表着各個不同時地的藝術風格。此外，上圖下文的通俗小說，附有插圖的雜劇傳奇和科學技術用書，各種靜物寫生和富有生活氣息的故事畫，凡是木版書中有插圖的，都在他刻意搜求之列。前後得書甚多。進入他的書齋，如百卉逢春，花團錦簇，令人目不暇接。

明代和明清之際，許多著名畫家為木刻家創作的畫稿，如丁云鵬為黃鱗、黃應泰等畫的《程氏墨苑》、陳老蓮為黃子立和其他木刻家畫的《博古叶子》和《水滸叶子》，蕭天木為湯尚、湯義、劉榮畫的《太平山水圖畫》，除了老蓮的《博古叶子》，西諦都有刻印絕精的本子。他藏的那部彩色印本《程氏墨苑》，一部分圖版是把幾種顏色塗在一塊板上印的，絢麗奪目，開後來饅板法的先河。《水滸叶子》著墨不多，卻能深刻而傳神地勾勒出梁山英雄們鮮明的個性和大無畏的反抗精神，是一部現實主義傑作。《太平山水圖畫》畫面峻秀奇拔，刀法變化莫測，把祖國雄偉富麗的山川景色，刻劃得超神入化，百觀不厭。

西諦還藏有明末胡正言編印的《十竹齋畫譜》和《箋譜》，這是中國古代版畫藝術舉世聞名的劃時代的傑出作品。它巧妙地運用了當時流行的饅板、拱

花二法，把彩色木刻畫印刷術推向新的高峰。書中《春風楊柳》、《秋日芙蓉》、《碧樹凝煙》、《寒梢籠月》、《松下听濤》、《籬邊訪菊》等富有詩意的圖象，和一草一木、一拳一石等彩色木刻畫，都用一板法來顯示畫面的深淺濃淡和陰陽向背的痕跡。他如山際行云、江上流水、禽類羽毛、花朵輪廓等則兼用拱花法。此後王蓀等編印的《芥子園畫傳》，文美齋主人編印的《百華詩箋譜》，用饅板而不用拱花，他也有十分精美的藏本。

西諦對於政治經濟史料，也經常留意搜集。如劉錫玄的《黔贛偶存》，是明代萬曆末年統治階級殘酷鎮壓貴州少數民族農民起義的血淚紀錄。程任卿的《絲絹全書》，是反映明代上層統治者通過實物征收，對徽州地區農民進行剝削壓榨的文獻匯編。它如《明崇禎朝經緯便覽》、《北新關商稅則例》、《閩海關則例》、《淮鹽分類新編》、同治間廣和號刊《丸散膏丹集錄》，和明代坊本《萬事不求人》、《四民備觀翰府錦囊》等書，都是比較罕見的參考資料。名目繁多，不一一列舉了。

西諦一生節衣縮食，費盡心力，為國家為人民積累了这么多的精神財富，對我國學術研究 and 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無疑將作出重要的貢獻。喝水不忘掘井人，我們摩挲陳編，緬懷過去，不能不對他表示無限的欽敬和感激的心情！

這部書目是由北京圖書館王樹偉、朱家濂、馮寶琳、冀叔英四位同志合力編成的。分類上的失當和著錄上的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們多予指正。

（上接 35 頁）但也約略的看出《石頭記》原稿本的一些影子 and 流傳的大致情況。例如：

1. 原書有“凡例”，這“凡例”等於題解，同時也可看作是寫作計劃。

2. 每一回前面的“楔子”，或用詩。可能是後來傳鈔時對某些人的評語未辨清，遂把它摻入，形成了今天所謂“回前總評”的形式。

3. 這部著作在創作期間，即在曹雪芹的親友間評閱、傳鈔，衍成多種底本。

4. “甲戌本”接近原本，在甲戌重評之後，己卯四評之前，似應有一“三閱評本”。己卯以後的各本，與“己卯本”同是從這“三閱評本”蕃衍出來的。

5. 就目前所知，“甲辰本”（1784 年）是第一個經別人作序流傳的。因此可知這部《石頭記》，最晚於公曆 1784 年，已在社會上傳鈔、流傳日益廣泛。到 1791 年和 1792 年，程偉元先後印行過兩次，此後的印本，遂以程本為濫觴，八十回鈔本，乃晦而不顯。

① 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另一個百二十回乾隆抄本，其中“自來自去，可大可小”八個字，確是後添上的。

② 裕瑞《東窗閑筆》說《紅樓夢》“……蓋因雪芹改《風月寶鑑》數次始成此書，抄家各於其所改前後幾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諸稿未能畫一耳”。